

鮑爾希維克之分析



鮑爾希維
克之分析

日本對華最近野心之暴露

新滿蒙政策

周佩嵐著 定價三角

本書為日本野心家最近對於滿蒙問題之親筆供狀。其用心之深險，設計之周密，持論之奸詐，躍然紙上。至其剖析滿蒙內部現勢之處，多為國人之所不及知，尤足令人動心駭目而不能自己。讀此書而不憤慨怵惕者，吾敢斷其必非中國人。書凡十章，計十萬言。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
十月再版

鮑爾希維克之分析 (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者 Pierre Chasles

譯 者 者 唐 誦 荃

印 刷 者 者 上海中山路三十一號
民智印刷所

發 行 者 者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號
民智書局

分 售 處 處 漢口 湖北省政府前
民智書局分店
杭州 廣安路
廣州 永漢北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五至九十一號

譯者序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起俄國革命去今已經八年了。各國都有關於他底著述。在我國底著作：有瞿秋白君底新俄國遊記和赤都心史、江亢虎君底新俄遊記、朱枕薪君底勞農俄國之考查、高勞善齋二君合編底俄國大革命紀略……譯書；有朱枕薪君譯的俄國革命史、李君達譯述的勞國俄國研究、王君揖唐譯的新俄羅斯……此外散見於雜誌中的亦復不少。這些書裏遊記體佔多數、專論革命一部者次之。不是雜記足之所經目之所覩心之所感、就是事其一不顧其餘。求一本不蔓不支、完全根據俄國底歷史去剖釋鮑爾希維克主義之所以實現於俄及其將來之推測的、實在難得的很、或者我敢說沒有。到現在既然找着了這麼樣的一本書、當然喜得不了、爰譯之以餉國人、或可稍補前書之不足。

原著者是現在法國底一位科學家、所以書的結構十分嚴整。頁數雖少、

說的事並不少。事雖多，然各歸其類，倍覺清晰。是書共分七段並一附錄。首段述本書要講明的各種問題，和作文前起的稿一樣。第二段講明欲研究俄國革命必要研究俄國歷史。爲文之引第三四五三段闡明鮑爾希維克主義之所以實現於俄，爲文之正面。第六段述工商國有化之失敗爲正面之陪筆。第七段根據上六段推測鮑爾希維克主義之將來，爲文之尾聲。附錄僅述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第四年之改革，可稱爲末段之補寫。

我讀了這本小書之後，發生了下列五種感想，謹述之以就質於國人。

一、覺得想明白某種主義對於這種主義底發源地要下切實研究底工夫。人人有「活」之權利，幾乎人人沒有不想活的；路旁的蒼顏白髮，啼泣喊叫，何如一頭撞在西牆上撞死乾淨；然而他老人家一息尚存，只是在那里喊叫。問他爲什麼，他說他想活，人活着並不能滿他的欲望，還想到安適的地步。安適了，還想安適。這種欲望，吾謂爲謀生活改良之欲望。有產階級之「深耕易耨」爲謀生活之改良，無財產無職業流而爲匪爲盜的也是謀

生活之改良。社會之中人與人爭、國與國爭、爲的都是生活，都是生活之向上。俄民爲什麼要起革命？說是恨俄皇恨大地主，再問問他們爲什麼要恨俄皇恨大地主，不是因爲他們「箕斂誅求」使農民不能生活嗎？這次俄國革命，猶太人極多且極激烈，其他民族之在俄者也是如此，爲什麼他們這樣恨俄皇！不是因爲這位大人把他們看做牛馬嗎？就是富貴而爲革命者，或想推翻俄皇，建設「代議制」的國家，或不採代議制而行委員制。目的都在改良團體「生活」，簡言之，世上幾乎沒有一件事不與「生活」有關。這主義那主義之發生，都是所在環境之反激。他們都是手段，他們的對象都是生活，他們的目的，都是改良生活。研究一種主義，不研究他的對象，終不能領悟他的真意義。

二、革命想要成功必須革命之目的恰合民衆的心理。革命就是羣衆對於妨礙他們生活的怒之爆發。那麼，假若世界像「桃花源」一樣：人人安居，家家樂業，各不相侵，各不相犯，自然沒有所謂革命，革命既然是羣衆對妨

礙他們生活的衝突，當然先有妨害他們生活的，然後才有衝突，然後才有革命。而且妨害他們生活的，是實在的，是他們自己感覺出來的；衝突是他們自然的決裂，革命是他們自願的奮鬥，二三革命首領，僅僅是革命底導火線，無論導火線怎樣長，藥怎樣滿，砲裏沒有藥，或有藥不多，砲絕不爆裂，即爆裂勢亦不大。所以革命家要看清民衆不平之處，然後登高一呼，則全民方能響應。鮑爾希維克派所以成功，就是因為他們所倡革命之目的恰合當時民衆心理：人民要平民專政，他們就行「迪克推多」要土地，就實行共產，要和平就獨自媾和。故不轉瞬間革命告成，反之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不明白羣衆志願，獨唱高調，就高唱入雲，民猶若無其事然。觀此，現在中國一班不明民隱專倡主義的先生們可以知所警醒了。

三、應使主義爲社會犧牲，不可使社會爲主義犧牲，社會是人底集合體。那麼，一大國家即一大社會，一小國家即一小社會。因所在地之不同，環境之不同，性情也就不能一樣；社會組織，社會歷史亦不得不隨之而異。若

兩地風俗人情截然不同，想把適於甲地之主義施之於乙地，乙地必有所不安。不惟不安，並要激起民衆之反抗，終至不得不把這主義拋棄。主義雖終於拋棄，民衆已受禍不淺了。列寧政府一方面雖然附合民衆，博得大家之同情，大家之援助，一方面却又演了一齣慘戲，就是說可笑的戲亦無不可。這齣戲爲何？工商國家經營是也。工商國家經營是西方社會主義者底思想，是馬克思底思想，並非俄人底思想。他的實行是要國家工商業極發達的，俄國爲農業國，就有些工廠，何能與工商發達國同日語。乃列寧——馬克思思想之實行家——竟像「比葫蘆畫瓢」以俄民爲孤注之一擲，去實行國家化之理想，結果弄得工業摧殘淨盡，商業輸出毫無，市民食不果腹，鄉人復反於古。於是怨聲沸騰，羣起非難，列甯底國有夢，至是亦不得不拋棄。國內提倡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底諸君，請你們也研究研究我們地方上底組織。不至拿民衆作將來之犧牲者才好。

四、作革命運動要有簡明的口號。民衆的行動，每多是盲目的衝動的。

革命既然是民衆底事，要民衆來幫忙才能成功。想教他們起來幫忙，必把他們共同的志願編爲極顯明的句子當作革命底目的。然後洛鐘一響，銅山方能西應。像這樣革命那有不成功的。一九一七年之前，俄國農民公同的志願是分土地求和平，要強有力的政府。鮑爾希維克派看得明白，當克倫斯基政府見惡於民之時，就大唱特唱「土地與和平」。不轉瞬間，民衆像雲湧似的，齊集其旗下，克倫斯基政府恍如口中之冰。未幾，即化歸烏有，這種順水推舟底手段，何等神奇，而又何等簡便。爲衣食而談主義，爲聲名或爲主義而談主義的人，對之不知作何感想！

五、中國當今宜預防俄帝國主義之復燃。人類歷史上兩大革命曰：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法國革命底時候，以「自由」「平等」「博愛」爲旗幟，炯然有天下一家，世界一人底氣象。及至戰績彪炳乎中西，人民尊重自國之念發生。法蘭西帝國主義即於是乎萌芽。率兵到鄰國，言爲宣傳革命。實則進行侵略。我們安南之滅亡，廣州灣之割讓，都是革命後的事情。至是

所謂「自由」只許法蘭西人「自由」、「平等」只許法蘭西人「平等」、「博愛」只是法蘭西人「自愛」別的民族不應有「自由」、「平等」、「博愛」這又是何等的卑污！說到這裏不禁爲之淚下，事實如此，奈何奈何！……鮑爾希維克派執政之後，內外受打擊。練兵調兵，栖栖不遑，及至反他們的勢力推倒，協約國底羈絆脫去，俄民驕矜之氣從此就發生了。列甯底國際主義固好，其奈人民不聽何！看呵！俄國早已蹈俄皇故轍干涉波斯底內政了！肥大如我國亦爲彼所唾涎。原著者在第五段所說「……宣傳軍將要變爲侵略軍……」國人呵，注意……自己要自強，不可望助於人，望人者必敗，歷史上已經給了我們許多例子，吾們要作爲殷鑒啊！

鮑爾希維克之分析

導言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革命，在俄羅斯創設了一個鮑爾希維克的政體；一般歷史家底腦海裏，頓時湧出許多異常複雜的問題。——我所說的歷史家，非限於描寫社會底歷史家，乃就社會現象而求其解釋底歷史家。

鮑爾希維克主義是否爲俄之獨有現象，抑爲西方社會主義產生出來的？他有無影響世界之可能？

從俄社會不安之狀，可否看出鮑爾希維克派首領底心理，以及他們受羣衆歡迎之原因？

革命迪克推多、土地國有、國際主義，是否爲俄之獨有現象，僅外面罩着馬克思底字句？反而言之，「國家化」是否純粹的馬克思思想用到底俄羅斯底工業上面？詳言之，用到俄羅斯最缺乏最不發達的一件事業上面？

此外實際上底鮑爾希維克主義同理想上底鮑爾希維克主義相符之程度若何？鮑爾希維克派的立法，是否如大家所謂立法事業爲從「理想」到事實上底過渡？

爲什麼鮑爾希維克的政體依然存在？

鮑爾希維克底事業裏，那些算已完全「成功」，不管將來是什麼政體的？換句話講，鮑爾希維克的革命，在俄羅斯進化史上「添加了」些什麼東西？上述的許多問題，各成一種假設，是要歷史底搜集去證明的；所以不能武斷；只有自由的科學探討能解說明白。一種好方法教人未有問題之先，預定科學的「探討」之方向，其理亦在此。

一 社會之不寧和革命思潮

不承認俄之鮑爾希維克主義同西歐社會運動有關係，固屬不可能；然而這種關係，並不像衆口一聲所說的那樣大；只消研究研究俄羅斯底社

會組織，就瞭如指掌了。

照實說：鮑爾希維克，借西方社會主義的、僅僅是他們的一些原理、一些字句。至於革命事實，脫却馬克思底假面具，只有用俄羅斯底歷史才能解釋明白。

從大彼得「破壞」時期以後，社會之不寧，同時可以講明白；俄國革命家之心理，並民衆對於他們宣傳底「承受力」。

從彼得第一朝以還；換言之；從在上的大革命家即位以還；俄羅斯社會，簡直可說無日不在恐慌之中。彼得第一竭力大放其帝國門戶，以吸收西方之文明。就仿照歐洲，勉強組織一個新政府；而舊莫斯科貴族如：貴族道士俄皇底政治大權，也就漸漸拱手讓之他人了。俄民受制於貴族，貴族受制於俄皇，這種「約束」底生活，俄民是過慣了的；從此也就被一種在地方沒有根基不合他們的風俗，他們的須要他們的思想底「官治主義」⁽¹⁾所宰割了。舊階級之破壞，並不像在英法，乃全國人民民主運動之潮

流激盪而成。民主勢力未發現以前，舊俄羅斯——貴族階級——底統治權就戰敗了；從此產生了無政府狀態，很快的被革命運動所動搖。

俄民性情本來是東方的，新養成的空想家、政治人物醉心歐化，令俄社會呈不安之象，乃勢所必至；而且不安之程度，隨俄民採用西方民族最新的，或最「進化」的方法增大。衛不哇(2)君很有趣的說道：「俄羅斯未接到歐洲底耕田的犁，却接受了歐洲底印刷的方法，恐慌之發生，即由於此」。

一般農民依然保存着他們的共產性，東方民族性；城裏底工人，也並沒有脫離鄉村底關係。而大地主則不然：他們成爲有田地底貴族階級，管理之權付諸代理人；代理人率爲德產，這樣「離鄉主義」(3)他們就失了社會上底勢力；他們常遊於彼得堡、莫斯科底歐洲式大學裏；他們如飢似的讀德法思想家底作品，而不能消化，尤不能將這種著作，用作基本底德法社會組織施之於俄；既復穿歐陸，從搜爾崩(4)到尼司(5)劇院，他們差不多都變成了革命家，所異者，激烈與和平而已。雖作革命家並不妨以後到

皇室裏去幹事。姑即以鮑爾希維克派論，如列寧(6) 乞審恩(7) 懇浪口(8) 魯那亞爾斯基(9) 都生在信東正教，而且是貴族的人家。

此外新政府之組織，俄帝國包含之西方民族位置甚為重要。雖有國家運動，斯拉夫民族運動，波羅等省底德人芬蘭人，(10) 波蘭人自己各有官吏養成所，俄羅斯底猶太人，確係西方底 *Achekenzim* 人，在俄皇行政方面，雖被擯斥，然業筆墨生涯者却很多，具其思想之大部分均用之以助革命黨家。鮑爾希維克裏，如脫落斯基(11) 原名勃隆西臺蔭(12) 徐拿維安夫(13) 原名曷弗爾白烏摩(14) 家莫耐夫(15) 原名歐參夫爾特(16) 郁藩(17) 李頭維腦夫(18) ……均為猶太人。

俄羅斯底這樣社會構造，成為革命思想培養底一片好地，是易於明白的。俄之空想家，他自命為獨裁政體派(19) 也罷，民主立憲派(20) 也罷，社會革命派(21) 也罷，馬克斯派(22) 也罷——內裏依然是俄人。誘於未曾「深思」之空想學說極易流而為一書如聖經(23) 或馬克思底資本論底奴隸。囿於

空想之中而無徵諸社會之能力，故無事不敢爲。不安於有組織底勞動機，而信服口號：如「土地與和平」。『世界上底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呀！』「專制、東正教、民族」底萬能。革命黨裏，俄之理想，在好多地方，都帶有猶太人底望救主義⁽²⁴⁾底色彩。徜徉迷途，忍受痛苦，捨棄俄皇政府底人民旁邊醫百病底革命家，易受民衆注目，即含混的理想，至亦有很大的勢力，至人人有「理想即勢力」之心，起而與實際社會之困難奮鬥，並沒什麼奇怪。剩下要解決的一件歷史上底根本問題，就是爲什麼在俄羅斯革命黨裏，獨獨鮑爾希維克派得着大權，以上底分析，只可說是俄國一般的革命思想，至於鮑爾希維克主義之本身，則非上言凡能講明。

我相信用很多的頁數去研究俄羅斯社會主義者底各種政策，將馬克思的民主社會主義派⁽²⁵⁾同社會革命主義派⁽²⁶⁾相對照，再在馬克思的民主社會主義派裏，去分別多數黨⁽²⁷⁾少數黨⁽²⁸⁾；換言之，用俄語來講，去分別鮑爾希維克⁽²⁹⁾和門希維克⁽³⁰⁾，不過徒勞而已，思想的底歷史，值得同事實

上的歷史，下一樣深究底必要；就像哈爾特底⁽³¹⁾哲學，值得一番歷史的研究；並不下於資本大工業底起源。但俄羅斯底政治規畫，是非常缺乏思想的。他們不過是西方深奧學理底一線灰白光的反射罷了。很多的俄羅斯社會黨，就像脫落斯基 (Trotsky) 是從門希維克主義跳進鮑爾希維克主義的。他們並不要找什麼很深的理由。再者究竟那一派帶馬克斯底色彩最濃厚，也實在難說。所以不是應在思想上去找鮑爾希維克政府的解釋。

實際上，革命宣傳的成功，只在社會已有「傾向的事件範圍裏」，並且這種傾向——我們再重說一次——只有俄羅斯國史可以講得清楚，所以談到鮑爾希維克主義，有普及世界之勢，人則大不以為然。在言語交換時，列寧並他的朋友話裏，常蓋着俄羅斯獨有的事實。因為常用馬克思底說法，請世界裏的無產階級加入「第三國際」⁽³²⁾使人信宣傳的勢力，殊不覺這種運動，是俄羅斯的事，並且不惟想教人信鮑爾希維克主義，可以行諸世界，就連

他們自己，也曾信其普及之可能。但在俄羅斯以外，帶有鮑爾希維克精神的一切運動，一直到現在，還都如「黃花一現」旋起旋仆，在巴維葉，⁽³³⁾在匈牙利；⁽³⁴⁾換言之，在比俄羅斯進化的國家，沒有他那樣退化的社會組織，不是農業經濟佔重要位置的地方。鮑爾希維克的運動，都沒什麼成績，這不是奇特的現象嗎？

解釋俄羅斯的事物，常常發現困難。其難點之主要起源，在於實際上俄羅斯是髣髴歐陸的國家；但就歷史進化而論，俄並沒同西歐諸邦到一樣的時期。有些政治的煽動，或社會的煽動，簡直可說是中世紀底農民反抗貴族；說他是社會運動實在不配。

在這本書裏，竭力去證明鮑爾希維克運動，所以成功是由於社會實際上有三層要求：

(一) 俄羅斯的人民，現在還不能夠自治，要權力去管理他們；列寧和鮑爾希維克黨員之迪哈推多，罩着「無產階級底迪哈推多」底名子，適合要

像大彼得嘉特恩第二(35)那樣專制底根本要求；他又繼兩個衰弱政府起而當權、鞏固之功、更見迅速。所謂兩個衰弱政府就是沒有勢力的俄皇政府尼古拉第二、並能說不能行的克倫斯基政府。

(二)對於俄羅斯的人民、土地問題、比其他一切什麼問題都當先；是因爲他們差不多全是種田的。然而克倫斯基、在制憲會議、(36)有意擱置土地問題底解決、而且大家也全非常明白這種制憲會議、是將要費去很長的時間、去空空的辯論各派相反的政策。列寧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土地底「社會化」、「社會化」三字、何等堂皇、其實裏邊的含意、就是農民有立刻奪佔耕田的大權。

(三)最後俄羅斯的人民、因爲戰爭底延長、無論精神上、物質上、都受了絕大的痛苦、且精神上受的勞苦更大；是因爲沒有像其他交戰國底愛國主義去維繫他們。鮑爾希維的黨魁、就拿「和平」去騙他們。他們宣佈工人國際、以爲是「超」愛國主義的。按諸當時實際、俄羅斯人仍舊在愛國主義

民族思想這邊。

迪哈推多土地和平，是鮑爾希維克黨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十一月七號上台帶去底三件東西，也就是他們勝利底三層抵押品。

- (1) Technisme (2) Walbois (3) Pemesichiks (4) Sorbonne (5) Vice
 (6) Lenine (7) Tchitcherine (8) Krylenso (9) Lunatcharski (10) Pin-
 clande (11) Trctsky (12) Brostein (13) Zinoviev (14) Alfellaum (15)
 Kamenev (16) Rosenfeld (17) offe (18) Lirvinov (19) Autocratiste
 (20) Constitucnel-democrate (21) Socialiste-revolutionnaire (22) Mar-
 xiste (23) Evangle (24) Mesrianisme (25) Soc al-democratie (26) Soc:-
 alisme-revortionnaire (27) Majoritaire (28) Minoritaires (29) Bolche-
 viks (30) Mencheviks (31) Descartes (32) Troieme Internationale (33)
 Baviere (34) Hongrie (35) Calherine II (36)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二 迪克推多——獨裁政體

克倫斯基做首領的臨時政府，本就沒有權力。對於繼長增高的無政府狀態，對於國內混亂無方之經濟，對於前鋒逃潰之軍士，只用布告會議商酌等：的一些好句法去表示反對。等開制憲會議，不得不去疏通彼德格勒 (Petrograd) 底「蘇維埃——兵、工、農底團體」，不得不陳訴於莫斯科底「國民會議」(1) 之前，陳述於彼得格勒底「民主會議」(2) 之前，陳述於「俄羅斯共和國臨時會議」(3) 或「預備國會」(4) 之前。

在這些會議裏邊，社會黨自己分之又分，派別不知道有多少。各仗三寸不爛之舌，雄辯高談，以維持他當時的主張。在梅天 (Meetings) 易言之，就是在俄羅斯政治集會，一個人投前後自相矛盾的票，並不算什麼稀罕事；這並不像我們常常說的，是無知癡妄底事實。乃是一班知識階級言不顧行底結果；正面、反面，他們何嘗不知，不過不能確進那一黨罷了。

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就是鮑爾希維克革命底前天，「預備國會」費了許久的時間，去找一種方式，同時表示信任克倫斯基，和不信任克倫斯基。

中產階級的學者，大部以民主立憲黨作代表，十月三十一號，他們的機關報恩乞(Retch)發表了以下那種沒有勢力底自招：「我們不能避免這種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就是以前的經驗，各種政治團體，對於大勢頂明晰的觀察，也不能「化險為夷」。種種盲從野蠻的勢力，携雷霆之怒，引起內戰，誠為腦筋沈靜的人所不能了解，……不能逃脫了這種恐怖這種羞恥。是為什麼呢？這個問題底答案，是很簡單的。就是因為我們對國內和平，沒有堅決的意志，對有罪的反叛，沒有設種種方法去制止他不能發生。這種缺少權力在政府當中，表現得更為盡致。就是一班人民，也負有責任，現在的政府，不是外國的機關，是出自民選的，是他實在的照片，代表我們民族的一切短處，一切罪惡，一切德道的墮落。人民不負責，誰負責呢？我們政治的

頂大的弊病，就是我們原來的恐嚇主義。做起事來沒有意志，「優柔寡斷」。無爲主義令我們忍受頂可怕的社會罪惡，不去用力把他爲我們除去……反對鮑爾希維克，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宣戰——大家都懂得要這樣；但是沒有一個人能以毅力把這正確的思想，現諸事實。鮑爾希維克他們抱着堅決的意志，條理的腦筋，正急急預備征服之血戰。他們搜求槍械，規畫方策，佔據要區。

鮑爾希維克黨員專取「直接的行動」，不爲會議所約束；不爲「平等」所顧惜；一會的工夫，就把克倫斯基底臨時政府掃除淨盡了。眼見這種情形的虛道爲渴腦頭先生寫的很好。他說：「在一種無氣力無定見的社會裏，一小隊由翁斯打水手（Cronsladt）來東（Letons）並紅衛軍中之最勇悍分子組成底一種勢力，帶着很堅決的神情，沒有那一個想和他來較量。」鮑爾希維克同別的社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他們不重視章程，而重視方法，這一點也就是他們的態度，因制憲會議根本相異之處。一旦看到在新

會議裏邊，他們佔少數，不少遲疑的，就把他用武力解散了。對於民主立憲，他們更加以毀棄。「克倫斯基有一天說：允許討論，就是傾向蠢愚的中產階級的代議制」。

俄羅斯人民，不能採用在民主代議機關前負責的內閣以治理俄國，是真的。俄皇政府倒了以後，須要迪哈推多：這就是鮑爾希維克們獨自見到，獨自實行的。然不可爲字之假意所惑。他們在俄羅斯建設的，不是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是一種少數人底專政，不過這些專政底人，不是出自一種特殊階級，是出自人民全體的罷了。只稍稍爲探求探求，就知發現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却是俄羅斯民族獨有的事實。

實在說吧：俄羅斯獨有的現象，是「蘇維埃」(Soviet)並不全是鮑爾希維克主義。蘇維埃——農工兵代表會——爲俄羅斯地上自然產生底果子。

「共產」精神——德莫林 (Demelins) 云此——傾向勞動集中組織。一九一七年，在上巴尼 (Champagne) 俄羅斯的隊伍，一聽到三月革命，就自動的組

織兵營。蘇維埃實在是一裝獨有的事實，因為鮑爾希維克底宣傳，並沒有達到他們。在彼得堡，自從一千九百〇五年起第一次革命底時候，革命工人蘇維埃就成立了。而且脫洛斯基也是這會裏邊會長中之一個。

假若一個歷史家，下力氣用好法去研究，去解釋，一千九百〇五年底革命事情，一九一七年，蘇維埃底發生，恐怕不至像現在難為歐州人。

蘇維埃主義，在鮑爾希維克主義之前，千萬莫要忘掉！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三月，舊政府一倒，他就都在都馬（Douma）之前踏定了，臨時政府也是同他共組的。但是彼得格勒底蘇維埃，起初是社會革命黨，門希維克最佔勢力。十一月七號，革命底時候。他同全俄蘇維埃大會，都激烈的反對鮑爾希維克。

鮑爾希維克主義以蘇維埃底政府為他的政府。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宣布「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憲法，這個根本憲章，創於列寧幕府中之大法律家，終為俄羅斯蘇維埃大會所採納。第一款

宣告「中央地方全權操諸蘇維埃」，第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款確定：「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主權，屬於全俄蘇維埃大會，在大會停閉期內，則屬於全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國大會，由城市蘇維埃底代表，並各省蘇維埃大會代表組織之；城市有選舉人二萬五千，即可出代表一人，各省必須有居民十二萬五千，方能出代表一人，——全國蘇維埃大會，推舉全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組織人數，不得超過二百人」。最後全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任選人民委員會，以擔任指揮共和國之事。（三十五款）司法權、行政權之分立，是沒有的，不過視爲「富者階級之徧見」而已。

所以新政治制度底基礎，就是地方蘇維埃。俄羅斯公法歷史大家、腦爾德 (Nolde) 貴族，看在蘇維埃，「有一副假面具，名詞非常響亮，在他底下藏着爭權奪利底野蠻事實。」這全是俄羅斯特有的現象，同假地米底 (Faux Dimitri) 假彼得第三 (Faux Pierre III) 底故事相仿；「蘇維埃是一個團體，從那里來的？就不曉得了。總起來說是由於一班有選舉權的推出來的，

豈不知在事實上推選的人，儘是長官預先指定的。」根本憲章上，固然有選舉權之約略規定，但一般雇用工人，以增加彼之財產爲目的；或靠着不是由工作得來的錢生活的，不能當選舉人，也不能被選；商人、道士、保婆（俄教堂的神父）、瘋子，同上述兩種也是一樣。簡言之，普選制爲彼所不取，行的選舉制，是一種限制選舉制的，意欲達到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並沒有純粹的選舉法，想選舉，要有十八歲，是可以預先曉得的。但有時這種年齡底限制，也可以減低。第七十八款云：選舉人常常有撤回他們的代表權，須重推新代表以代之。像這樣的「撤回」，原以便利施行政府之壓迫，是非常明白的。最後（六十六款）根本憲章底六十六款，對於選舉底基礎，有意的使其空泛，嚴格規定，聲明選舉「遵地方蘇維埃之時期規定，並其習慣法舉行」。

尼爾德（Voldé）貴族，以敏銳之思想，又說道：「當這種政府成立之初，行的選舉法，同古代法律底歷史家，給我們描寫的昂格樓沙可悚人並弗朗克

人底最初集會一樣。但這種推人法、或則由一羣吵雜人底高唱贊成、或則用武力去威逼、行了不久、即覺得不方便；蘇維埃底選舉、簡直就是聽從行政機關底命令。誰敢反對官定的候選人、禍就落誰的頭上；政府是不許有反對的。——兩年之中、從未見過一個稍為表示不悅底蘇維埃、所以我們所說的、不是選舉團體受壓迫、是鮑爾希維克政府外面標明只有「工人、農民、赤軍」可以當選、內又私自派定。

盧賽爾君 (Bertrand Russel)、任岡不恩特及 (Cambridge) 大學教授、一千九百二十年五月間、曾在俄羅斯住着、帶來上述同樣的證據——著者曾 (盧君) 明白宣布是西方國家主義並資本主義底敵人、所以他的證據更加可靠。當一個鮑爾希維克的共產黨員、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他想的只是無產階級裏「明達者」(5) 底一部分；換言之、就是在他腦筋裏、只有鮑爾希維克的共產黨。像真特審林 (Tchitcherin) 和列寧自己都在這裏邊。他們無論講什麼、都不是無產者。但他們却是「和平派」、如不是共產黨底工人；

他們就看做是「富者」(6)底僕役」這也是應當的。盧賽爾先生說：「無論在城裏、在鄉下、任你想什麼樣的選舉法、總不能教共產黨佔多數、他們於是因想教政府的候選人獲勝、就想出許多的法子作後盾。起頭選舉用舉手法、那些人反對政府、就把那些人的名字開給治者階級、他們就把這些人當罪人看待。第二步、印刷機關全在國家手裏、無論那個候選人、他若非共產黨、任什麼他都不能教印刷。第三、一切寬闊地方、均屬於國家、絕不允許選舉人自由集會。至於印刷局、當然全是官有的。對於獨立的報社、絕不遷就將事。」

在鄉下用的法子、稍為有點比較的不同。倘若鄉村底人、舉一位非共產黨、他就得不着充分的允許去坐火車到區蘇維埃或省蘇維埃。

在政治人員、就是在新政府治者階級裏邊、可以分做三等、這是腦爾德貴族同盧賽爾君都贊成的。第一等人、就是那一班舊革命家、他們曾受過長年的虐待、放逐之人、浪遊海外、對於俄羅斯的社會不免有點隔閡。聚集

於人格偉大列寧之旁、管理國政的就是這班人。第二等人，就是「官迷派」。(7) 他們的來源很複雜，或者是煽動舉事的，或者是受過前政府底懲罰的，或者是密探消息的，新政府覺着得他們的力居多的人。第三等人，是慢慢招集的，一班老官僚，他們變做共產黨，漸漸與新政府合作，用他們的職業經驗極力來維持新政府的。

從上邊看來，鮑爾希維克政府，像是少數人專政，所以雖則是有訓令、宣言、種種皇皇的文章；但絕對不是勞工專政。我並可說自從三年以來，是六十萬共產黨治理十二萬萬人民，照米審爾(R. Michiel)深刻入微的話來說：「說治理政府就是說少數專政」。一切有組織的政府，無論他怎樣不民主，他的勢力，是從民間得來的，可斷無疑。而俄民精神，同鮑爾希維克主義，有深厚的聯絡；雖欲不承認，亦不可得。然從上述可以看得出來，鮑爾希維克政府，絕不能視為「民選的」，或無產階級選的。蘇維埃制，並不是代議制底自然遞變，代議制却是蘇維埃制之自然遞變。光看鮑爾希維克政府

措施適合俄國民情，還不足明白他們底成功。在以下幾章裏，我們去看自從他們獲得政權，就用上述方法去實現他們政策裏最重要的兩點。這兩點底實現，就是他們成功之先聲！這兩點是什麼？就是欣然即位之初，給一般農民底兩種禮物：土地與和平！

(1) Conference nationale (2) Conference democratique (3) Conseil provisoire de la Republique russe (4) Preparlement (5) Conseil (6) Bourgeois (7) Arriviste

三 土地

研究俄羅斯歷史底時候，切不可不注意一般鄉民在俄羅斯社會構造中之重要！他們約佔全民底百分之八十五。無論他們是怎樣的儂，怎樣的馴服，但在俄羅斯的一切恐慌，他們總是最後的一個，有一問題佔據俄羅斯進化底歷程的，一定是土地問題。

農民終歲勤動，所得的自給都不夠。他們的生活非常可憐，從古就是這樣；是不能否認的。土地問題底來源，即在於是。鮑爾希維克革命以前，從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起，農奴解放，各人分的地，還須納贖金，贖金納足了，才能變成分地底主人。分得的地底面積既小乎其小；耕耘收穫之法，又依舊如故；較未解放前尚且不如，得的東西，連生活都不能維持；分配給農民土地底方法，是按「拉笛耶」(Налие) (1) 在歐俄方面，面積約為一萬萬九百萬「特西牙定」(Десятина) (2) (等一〇八公頃強)。鄉村農民到現在，雖然增加了一倍，平均計算，各家所有土地底面積，尚不下十「特西牙定」。

若在「所得分」地上，添上農民自由取得的，平均計算，每家所有，且超過十「特西牙定」。比德國底家庭，法國底家庭，平均所有土地多三倍。然而法國農民，那一方面底生活，則非常安然自在；這一方面，就有很多姆極 (Moujik)——俄農民之稱，——生活非常困難，並且有些年頭（死於饑饉）沒有政府底援助，就會死於饑饉。俄羅斯的地，是很肥沃的，因經濟社會底種種

原因，種的非常壞。

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前，農民要補救土地之不足，如不想遷居西北利亞或及爾乞(Kirghiz)野原，只有向私人大地主，或向國家，或向皇產管理處租地種。西伯利亞的居民，在十數年之間，從四百萬增至八百萬，就是因為遷徙的人如潮似雲般的前來。

不幸農民耕田底面積底增加，沒有居民人數自身底增加的快。二十世紀之初，就有田地底紛擾農民與地主之爭。

對於這種嚴重的形勢，次第就有兩種方策去補救。為便利起見，特將兩種方法撮要言之：一說兩種方策，即斯道利賓補救策，並列寧補救策。

斯道利賓(Stolypine)以為想解決土地問題，從「數」上下手；換言之，從擴張農民耕田下手，顯然不可能。那麼？只有求「質」的解決，去增加農產；加高地底生產律，以求地底進步，並非求土地面積底擴張。地沒有種的，尚一望無涯；即以西部論，若開闢之，俄羅斯底穀物將三倍或四倍於今。於

爾罕姆 (Durkheim) 受了這種現象底刺激，就發明應當墾荒。殊不知「社會密度——人數——」日漸增高，「質」底改良，也是須要的。

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斯道利賓就想了兩種並進的方法：廢除舊共產底「米爾」(3) 制，以私產制度代之，並組合太小沒法耕種底地塊。這種改造，確具有遠大的政治眼光。不過不幸這樣的改良，難於短少時間裏見之事實，想着得到他的善果，至少也要一世。再者，當今之時，一般社會家、政治社會家底政策，全主張土地國有。這種政策，他們當然保存着他在民間的勢力。

民主立憲黨，主持將大塊田地，收歸國有，以公平的賠贖爲條件。社會黨——無論帶什麼色彩的——主張無條件的收歸國有，絕無所謂賠償。俄國原來底社會革命黨，主張土地應當「社會化」；換言之，應當廢止土地底一切商業交易，並宣告爲人民公產；然後按照農夫耕作之能力分配之。所以從他們看起來，自己耕種田地底人，並不是「中產階級」。而馬克思派之

主張則不然；凡不是傭工，種一小片地底人，都被看做是「中產階級」；鄉村之中，只有階級戰爭，能達到社會主義，大眾底無產階級化，並土地集中在數人手裏，已成爲土地公有必要的理由。

這種種政策裏邊，最合俄民心意的，厥爲社會革命。在農民看起來，做工底人，才有利用土地權。大地主用家下人管理，由農民耕種的田地，即應歸諸農民。腦爾德貴族底觀察很正確，他以爲瓜分土地之念，不是革命宣傳者輸入鄉間底理論，乃是「羣衆內裏自然衝動底社會主義」底結果。

尼古拉第二 (Nicolas II) 一讓位，鄉間就有反大地主底舉動。臨時政府覺得要取些保護手段，如禁止買賣土地，即其一例。並常常宣告國會有管土地改良之權。

鮑爾希維克派，一旦得志，即位之翌日，就從社會革命派拿來他們的政策，於是大得民心。他們情願犧牲馬克斯主義，採取革命派的機會主義 (Opportunisme)。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十一月八號，「關於土地底命令」實爲平

民要求之撮要；作者為全國農民代表委員會，既而鮑爾希維克的新政府——名義上，曾宣言一直到國是會議之招集，他的立法，僅屬暫時的——實際上立刻就實行了土地的改造。這種諂媚羣衆的態度，是明明反抗克倫斯基底臨時政府，並社會革命黨。為什麼？因為他們始終只認國會有解決土地問題之權。這一舉，就把民衆同他們聯合起來去戰勝主義。

十一月八號底命令，簡言之，就是請去立刻瓜分土地。自從舊政府倒了這種運動，就有急轉直下之勢；比衣松（M. Cienna-Buisson）君描寫的極為正確，他說：有幾百萬萬農民把自己種的田收歸己有，暫時不種的，就讓給別人。鄭重自動的求土地問題底速決。農民委員會在原理上，是握有轉借土地之權的，實際上僅僅處在贊成底地位；農民自己去瓜分土地，分了之後報知農民委員會，農民委員會，只唯唯稱是而已。農民去分配大地主底土地動產，時而用抽籤底辦法，時而鬧到互動刀兵。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五月十六斯芳保達享席報載一段關於三比爾斯渴（Simbivsk）政府底事很

爲特別，他說：「土地問題，解決得非常容易：每村把前貴族的地，作爲已有，土地多了，自己沒法子耕種，鄰村雖十分須要，連一寸也不肯讓與他們。我們這裏，關於土地分配，從國家或州縣設立的機關，直到現在，什麼動靜也沒得着。各人能怎樣辦，就怎樣辦；用可貴的光陰去爭辯；播種之時過了，尙有很多沒種的田，是很常見的。

像這樣土地騷擾，任在什麼地方，也看不出「社會化」。明白道來：「瓜分主義」而已。不過隨俄區之不同，佔領土地有私人的，家庭的，公共的。吾人所敢言者，即在大俄羅斯公共所有權之存，常常爲所有權確切意義發展之障礙；在這充滿共產思想底大地，故農事改造非常便利。再者一個地方，尙未被資本主義侵入農業裏，即馬克思亦以爲社會革命之期，尙未成熟；俄羅斯當然如此。

列寧政府，爲面子起見，在小農之旁，試組大規模底蘇維埃墾殖，權操之國家；用的人，即所謂雇傭。組織這「共產黨村」，費了雖有無數底金錢，得的

東西就只養活工人，且尙虞不足。

蘇維埃政府也很獎勵耕「農村」(4)之組織。「共耕村」即是一個勞動團體，目的在共同耕種田地。這是協作之觀念，並非鮑爾維克所獨有。實際上加入這種團體的，爲一班沒有田底人，波比里(Лобин)藉此免於飢餓而已。土地收歸國有底地主，在他以前的地上，也有加入村裏的。

按照統計，所佔前地主底一千五百萬「特西牙定」——俄度名——農民得一千二百八十萬，爲全數百分之八十一；歸「共產村」的，爲百分之十四，歸「農村」的，爲百分之四；尙未開墾者，僅百分之一而已。

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一千九百一十八年間之農業革命，成績中之最卓著而又似極確定者，厥爲大地塊之瓜分。這種瓜分，諒爲造成小中產階級之先河。而小中產階級，又必爲國家將來政治改造社會改造之基礎。以後無論是什麼政府，若不承認這種事實，並鞏固之，決難維持他的生命；恐怕要像法國復辟承認賣國產一樣的。他們的立法上邊，一定要有同忽抗任

(Wrangel) 大將在一千九百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放在他訂的農事章程頭上底這句話一樣：「耕田之具有、或來自所有權、或來自收沒、對於實際上持有者、國家概負保護之責。」

俄羅斯農民，似有重建新政府以「保持」革命成績之心。列寧給他們帶來田地，他們就同他合作。一旦志達心遂，又成了列寧勢不兩立之敵。什麼馬克思的社會化，在他們看起來，是一種沒有義意的東西。政府來徵收他們的糧食；詳言之，來搶掠他們的糧食，以養城裏底人和赤軍底士卒；他們對之，更是痛恨切齒。現在想戰勝農民之反抗力，非大興征討之師，已不足以濟事矣。鄉村供給城市穀糧，城市沒有東西回給農民，農民城市之分裂，一定肇基於此。政府向他們索穀麥，他們就只生產「僅足自給底東西」，迫鮑爾希維克政府，不得不宣布解除徵收制。在許多地方，俄國農村生活，確較在舊政府之下者為優。而全國之中，現在農民階級之生活，又似較他階級為優。農事墾殖，家常日用工業製造品之缺乏，地方上下之擾亂，

紅衛軍之凶惡，村裏之不睦，將要漸漸的引出一個新政府。

(1) 爲農奴解放時，各人分得之地。(2) 約合我國十三畝強。(3) 「米爾」如吾國村董會然，操有土地及分與土地之權。分法以個人爲標準，每十年或十五年一次，分與之地必須得種，沒有他的允許，個人不能移住別處。(4) *Commun's agraire*

四 和平

一千九百一十六年底，舊政府未倒前幾月裏，俄羅斯舉國上下，嘗夠了大戰底痛苦，莫不欲犧牲一切，以求和平，確是當時的實情。而一班自由反對首領，又何嘗沒發了很多愛國的言論，說他們攻擊尼古拉第二底政府，原所以求國家之自衛；可是俄羅斯的人民，對於這些洋洋大論，皇皇布告，曾不爲之少動，諒亦爲人所共知。然革命之後，成立的臨時政府，不能同協約國

打到底；其弱較諸舊政府有過之無不及，不是很堪注意的嗎！

開戰之初，俄軍士道德很好，國內愛國聲浪，亦甚囂塵上，然而這種愛國程度，遠不足與英法德等國較。良以愛國者，僅社會裏少數嶄露頭角底份子。實際上，俄國農民，雖為國家軍隊底骨幹，他們的愛國心——照現在的解釋——還不夠程度。從法國革命以來，西方民族思想，已幾經變遷。他們現在的民族思想，俄人並不明白。所以起初雖然是「興高彩烈」；然俄民沒有愛國心，沒有「很強的身體」，故終以不勝一九一五年之壞運，政府之無能，戰爭之延長而起。從此軍士道德，就「江河日下」了。在尼古拉第二退位前數月，俄地逃兵，為數已達百萬，到了革命，驟增到二百萬，成功之源，此種軍士之力居多。「叫囂乎東西」，拒絕戰爭底軍士裏，很多是新募的，在戰壕裏也只過了數月。從此俄民非疲於戰爭，僅弱於道德，更可證明：一九一七年春，發生道德墮落之時，即俄軍實力最厚之時，兩事相照若此，誠堪奇異。

看見這種情形，所謂「氣餒者，常覺要敗的人」底社會，民主黨同反面「氣

勝者常覺要勝的人」底社會民主黨精神上起了劇大的變化，不難想知。列甯流居瑞士，宣傳純粹的國際主義，——在俄並沒響應——回到彼得格勒——俄新都城，原名聖彼得堡——爲主張軍隊逃退，同敵人親善，獨自媾和之最有力之宣傳家。足以區別俄國此時之形勢的，不是鮑爾希維克主義宣傳之衆多，乃是他的効力之浩大。俄民莫不顯然表示歡迎。用醫學名詞來講，可說他有「領受能力」。(Receptivite)

我們不要爲一九一七年俄之和平主義所欺！因爲俄之和平主義，不同於西方國際主義之傾向。何以呢？因爲西方國際主義之傾向，是「超」國家的。俄之和平主義，「是」在愛國家主義以下的。當列寧宣言忠於馬克思的主義，並革命應以無國家觀念爲基礎，當然是誠心誠意的。然而俄軍將士，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並不向遠處找退伍的理由。他們的理由：即前敵軍士，想回莊村，後備人民怕上前敵而已。舊政府倒了以後，臨時政府之權操諸工兵代表蘇維埃之手，政府不得不屈從工兵代表之議；在彼得

格勒頓養重兵，以護衛革命爲詞；且遠過在鮑爾希維克黨從事宣傳之前，在俄革命運動之中，已有其污點存在。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鮑爾希維克黨發出「對各交戰國人民政府」之長宣言，請他們各自立刻媾通，「沒有割讓，沒有賠款」之和平；極合俄民心理，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戰，經了許多變換，到一九一八年三月三號，同德奧保（加利）土（耳其）普愛斯、李道衛斯曷（Brest-Litovsk）和約簽字。鮑爾希維克政府雖經竭力反抗德之侵略政策，以保衛他的理想；終以不勝而屈；其所以不勝之故，一來因爲俄當時沒有軍隊；二來因爲俄欲犧牲一切以求和平。普愛條約當然不是鮑爾希維克少數黨員之事；大家將背約之罪，全加諸他們身上，竊爲未當。無論由於無識，或由於惡念，俄民逃不了從犯之罪。

俄國革命，以民權操之人民爲原則。這個原則，不惟施諸交戰國間以求對外之和平，且施諸茫茫大帝國裏各民族間，以求對內之和平；關於國外

政治、蘇維埃政府已將此原則見之普愛條約。關於國內政治，這個原理的施行又如何？

臨時政府已經宣布了波蘭之獨立。鮑爾希維克政府更進一步，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公布俄羅斯人民一律自由平等；一直到各民族分立，各成爲獨立國之時，各民族之權，仍操於各民族之手。這種皇皇布告，顯與鮑爾希維克所抱階級爭鬥、社會革命世界化之傾向相背。他們攻打芬蘭、巴爾幹地方、烏克蘭、波蘭、高加索民主國，是拿着革命黨名義的。

如上所述，宣布和平之後，蘇維埃政府又流入用兵之途了。既而不惟反抗分立的國家，大興問罪之師，對於蹈俄皇故制，依靠聯邦組織的，反對鮑爾希維克底政府，如高爾特蛇渴 (Kolchak) 台尼金 (Denikine) 猶特尼乞 (Yadenitch) 和米雷 (Miller) 諸人，猶必欲寢其皮而後快。

這樣重整旗鼓，大事討伐，對鮑爾希維克政府內部之變化，關係至鉅，一方征伐分立國，反抗外人之干涉；蘇維埃就聯絡了許多國家主義者，和他們

協力奮鬥；他們願意與否，蘇維埃並不管，別一方面，赤軍底戰績，燃着了愛國的思潮；小而言之，激起了民族自愛心。少不了要像法國革命宣傳軍變成帝國侵略軍。共產黨共和國，經了幾次遲疑，又回到皇室外交舊政策；有事實可證。列寧同黃任雷 (Wranzel) 均反對比薩亞比 Besa 割歸烏馬尼 (Roumanie) 國，就像亞力山大第二 (Alexandre II) 任一坐鎮大臣於蒲哈爾哈 (Boukharai) 恩米爾 (Cmir) ——土耳其內戚親王——之旁，且復重行彼得堡老政策，干涉波斯，插足印度。

從別一方面看，戰爭之延長，生出組織強有力軍隊之需要。鮑爾希維克政府，以靈敏之手腕，使皇室舊軍，樂為彼用。效忠列寧之軍官，和效忠國家之軍官，無大區分，引起許多退伍之兵，情願加入。

至於士卒，在這厭棄戰爭之人民中，鮑爾希維克政府，如何能把他們招募得來呢？軍隊裏固不乏不守紀律私自逃走之人，但事實上，赤軍滿足應付其所以致此之由，原因極為複雜，此原因維何？腦爾德教授言之甚詳：第

一、赤軍士卒，一定比下剩的人民養活得好。「故城市、俄北災區奇重之地，觀此生活門徑，莫不趨之若鶩。但這種原因之外，尚有很多別的原因。蘇維埃的勢力，在農村雖還沒有根深蒂固，農村雖還受「討伐之師」所管理；若暗謀不軌，往往危險很大。如由鄰人告發，或在鐵路上拿獲等是，最後的一個原因，就是俄民服從長官之遺習尚存；這種遺習，就是無政府派，亦莫如之何」。

俄羅斯蘇維埃，今強於昔，是他軍隊的成績。這些軍隊在鮑爾希維克政府手裏，團結得甚為堅固。赤軍直接用以作戰，間接實為政府之柱石。

五 工商業之國家化

鮑爾希維克黨之革命信仰，他們政府之設施與維持，他們為「土地與和平」之宣傳，以及赤軍之勢力，似全為純粹俄羅斯之現象。只有俄羅斯一處，俄羅斯為西方輸入之社會理想所彌漫，而且這種理想，已在社會中表現。

出來的，就是工商業。不先把所受西方影響實情之歷史明白，工廠「國家化」之來源，也不能明白。且俄羅斯接受西方理想後所生特異之反射亦不容漠視。

這種例外，蓋由俄羅斯工業本身，件件都是從西方輸入的。在廣大的俄國，農業居第一位。工廠底數目，僅能比西方主義中之區區小島而已。俄國大工業發軔至今已五十載。其成立維持，概依外國資本，並來自西方底專家，所以大工業之於俄，人工之力居多。實在說：工廠裏只有俄人做工，他們並未完全離開鄉村，並且還保存着共產農民之特性。

廢除資產階級、國化工廠，顯然出自西方社會主義。鮑爾希維克政策之中，引起歐洲輿論之注意者固多。然引起最大注意的，終當推這一點。進一層講：鮑爾希維克之一切改造，這一點是最勉強的；最不合俄民生活的；政府一改，最沒有存在希望的。不必說什麼有「價值之判斷」，他總是成績頂壞的。沒有比鮑爾希維克代表加新 (Krassine) 在倫敦所說：

「就政治方面，革命已算成功；經濟方面，革命已算失敗了」。再對再好的了！

起初，國家經濟最高會議收私人營業歸國有，只是那些經財源竭蹶倒閉的不能避免。但是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底一道命令，就把範圍擴大了：僅僅職業組合和小工藝，不在被收之列。一切工商業，即沒有國家化的，無不處工人監督之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底命令與工人以組織監督之方，其實工人委員會，在鮑爾希維克革命之前，在多數工廠裏，已自動的成立，這道命令，僅重下一番規定而已。

生產底摧殘，直接間接由於共產制度的，我們並不去十分注意他。原料底缺少，運輸底不靈，公衆的疏忽，爲普通工廠倒閉底原因，並非全由共產的法律。歐洲重要經濟雜誌，準諸統計學，常常引用的事實。異論紛紜，莫衷一是；好像就是沒有國家化底命令，在這種革命無政府之下；俄國工業也要衰微，然因此法律之出，衰微日趨嚴重，是不能否認的。證吾言之不謬：

觀鮑爾希維克暫時被「資本階級」政府逐出的地方，生產大為增加，就可以明白了。

「一九二十年一月，鮑爾希維克的定期刊物，恩夠腦米式斯家衣亞人南 (Tkonomiteshskaja Yizn) 云：工業之破產，由於工廠裏邊缺少紀律，缺少秩序；以整頓秩序為職務底工人會議，工廠委員會，結果毀壞器械；並且把工廠裏原來剩的一點紀律也不守了。所以已經有人想把工人會議廢除，在頂重要的工業裏，置些處分工人具有無限權力底迪可推多」

以下為鮑爾希維克政府方法之根本改造：廢除工人監督，設立生產獎金，以謀俄國工業之發達。然而一方雖回到「資本」政策，別方為符馬克思的理想，却又令勞動「武力化」。這種種的方法，好像並不能把工業生產增加許多。

商業問題——最重要的、強徵問題——也是鮑爾希維克政府困難之源，這個問題底焦點，全在於如何能維持鄉村城市間之交易？受了舊稅制的

影響蘇維埃政府就想將國中穀物之買賣權操諸彼手；（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令）然而當運輸工具完全紛亂之時；尤其是當徵收穀物委員會只有無價值底紙幣與平民交易底時候；應怎樣把民間底麥子拿出來呢？按照共產主義底論理學當然是強制徵收和用武力到村裏去硬拿。到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這一步才實行去走。脫落斯基赤裸裸的說道：「工人大團體之花，尤其是莫斯科工人之花，過幾天，應當雲集蘇維埃之旗下去衝擊鄉村，把一切剩餘的食物儘拿出來。在這種反復情形之下，沒有什麼遲疑。內戰之爆發，由於麵包底缺乏，我們叫你，就是叫你們爲麵包而內戰」。

反抗農民底戰爭，與臨大敵無異。轟擊他們，用的都是機關鎗大礮之類。這不過是武力政治，同時還要鼓動鄉裏的「無產階級」組織常會去反抗有產階級，而且使之屈服於城市工廠委員會。所以一九一八年七月「救災委員會」因之產生。在這會裏邊，鄉間的無產階級同回到村上底工人互

相友善。這些委員會應當去監督農產品，酌算剩餘，罰「庫拉斯」（Konlas）——做投機事業底農民——像罰反革命的大地主一樣；不過僅是一時的設施，自從一九一九年就廢了。

爲預備軍餉，共產國家專利底商業，不僅一項。先去督察他，督察之外，復有督察，最後蘇維埃政府就宣布廢除商業資本主義，並內部各種商業收歸國有。（一九一八年十月八號）一班小舖子，也沒有例外。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底商店，都漸漸的關門了。合作社，值舊政府末葉，顯着特別的發達；至是也被看做資本主義之遺產了。一九一九年三月之令，就把這種合作社，同「消費高敏——村之類」溶成一爐了。蘇維埃政府，這時頂希望的，是把合作社變成分配機關，再由這分配機關，分配食物底時候，實行消費票底強制政策，減少「布爾希哇（Bourgeois 有產階級）之份，以優待勞動者。

普愛和約簽了字不久，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出了一道命令，宣布一切國外貿易，概由國家經營；而上述之社會革命，於焉告成，蘇維埃國家成

貨物底惟一輸入者，並惟一輸出者。一九二十年一月十六、倫敦最高會議，決定同俄重行通商；「不同蘇維埃政府作官式的來往；」恐怕對於這種根本制度，未曾明白吧。

上述工業國有、商業國營兩樁事，爲西洋著作家判別鮑希維克革命之點，好像是不自然的、暫時的。然而這兩樁事，在俄社會進化上，不能佔什麼位置，在上邊我們已經說過。工業之摧殘、運輸之麻木、城市鄉村間之經濟斷絕流通，乃工商國家化後社會之狀況。想從鄉裏得着城市底必須食品，只有兩個法子！威逼與欺詐。

在這種立法裏，純粹是俄羅斯的，是對於原理學說價值之絕對信仰，是沒有一點遲疑。沒有一點實在，沒有一點明察可以改變底革命者之秘密自信。腦爾德教授謂鮑希維克的命令，爲從抽象的定理所得論理之結果，很爲正確。故謂之爲「實行底方策」，勿甯謂之曰「宣言書」。於其深究蘇維埃政府之法制，解釋西方共產主義底高足弟子，怎樣將學說拿到命令上

來，倒不如研究社會理想學。工業國有，商業國營，廢除遺產，禁止贈遺，否認國債，偵查財政等，誠爲「資本家之沒收」一書，應有的事情各章。明天又重開一章爲錢弊之廢除。

法律全部——特具的事實——所談，幾乎全屬經濟問題，公法問題，宗教問題，政治問題，比較談的很少。然採用克恩姑爾——一五八三年之法皇——曆頭之令，廢棄審判官廳之令，關於公法嫁娶之令，亦爲事實所不能掩。蘇維埃同我們第一次共和國時候的革命家一樣，喜歡將革命戰績表揚出來。如在彼得格勒底法國碼頭，變爲柔爾愛斯 (Yaure) ——法國革命家——有一個名叫林業仁 (Lielknecht) 底風景，叫迪可推多 (Dictature) 底公共遊息場，叫馬爾哈 (Marat 法人革命家) 底街道，叫職業聯合 (Unions Professionnelles) 底大馬路。然就全體觀之，俄之革命，爲社會革命，想是不错的。

六 鮑爾希維克政體如何尚存？

鮑爾希維克多頭政體，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竟一躍而握大權；而其致此之由：蓋因當時俄國社會混亂已久，他能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人民渴望土地，他能以土地遺之；渴慕和平；他能以和平之兆餌之；然而農民一旦得有土地，即倒戈相向，上邊吾已言之；他們現在總希望恢復保守的政府以確定，並保障他們的所有的權利。別一方面，工商業之傾頹，概為「國家化」直接之結果；「國家化」之規定，乃由少數傾心學說底人，拿俄玄想之力，去實現西方社會主義者之理想。人民對於這種學說，並不聞不問；只是靜觀經濟缺乏組織鬧出來的，不可收拾的結果。

城裏的人，愁枵腹之不飽，鄉裏的人，則嘆得不到日常生活和耕種田地最低限度的必需的工業製造品。

處這種缺乏食物，怨聲載道之中，鮑爾希維克政體，怎能維持下去呢？他

就是不久即歸消滅；然三四年之命運總還有。這將來三四年之命運，如何能達到？就是我們靠着歷史去下解釋的。一九七一年巴黎市之變，權力是暫時的地方的。這種反叛的勢力，斷不能與蘇維埃政府相提並論；不但鮑爾希維克的政體繼續存在；而且這種政體，已普及全俄。現在反抗赤軍的，僅有安樂人民的軍隊；其他反鮑爾希維克的俄國勢力，都已摧殘淨盡了。

我以為鮑爾希維克政體之延長，只有聚集或配合各種不同的原因可以講明之。茲將原因之重要者述之如下：

一、民衆越靜，鮑爾希維克的多頭專政就越強。俄國農民依村莊公產家庭公產以謀生，情願在家裏受罪，也不願意出力氣。在這人民稀少底地方，交通道路少得非常，個人之力不足結合團體以謀抵抗。蓋廣大、分散、衰弱為互作因果底三個詞句。居上位者，握鐵路之全權，維持在這地方的勢力，實屬易易。至於城裏的有產階級，並「知識階級」，反抗上缺乏實力，而且想

組織一種實力、人數也太少；在列寧底下、像在尼古拉底第一下一樣；他們介於鐵墩大錘之間、介於民衆政權之間；覆滅之禍、可立而待。三載於茲、沒有那一派底陰謀、足以屈服蘇維埃底權力、不是很堪注目的嗎？

在這暮氣沈沈、毫無能爲的民衆前；無論什麼方法、只要能鞏固鮑爾希維克的迪可推多、他們沒有不成功的。在他們看起來、自由主義乃「富人底成見」。世人所稱個人之權利、或「需要的自由」；在俄之蘇維埃、並沒有這回事。莫斯科非常委員會 (Tcherezvyichaika) 並地方上的非常委員會、遇着無論什麼人、只要犯重商的、浮收的、或反革命的嫌疑；均有無須審判下之獄中底權、此爲紅色恐怖所採手段中之最有效驗者。除了這種手段、尚有穩定的徐徐的刑罰、與前手段同時並進；完成所謂恐怖、是不應忘的；何謂穩定的徐徐的刑罰？就是執票取物制。靠着這種制度、就可以把富人底份子減到第三等或第四等；質言之、減到分不着東西吃。分物制度、在人民委員手裏、誠爲可怕的武器；就是仗着他——上面已經說過——他

們能招得着赤軍，而且所得的軍數，不惟足以捍衛國家，並足以維持鮑爾希維克的迪可推多制。

二、人常言處俄皇主義之時期，專制政府「爲酒錢——賄賂——所包圍」。現在可以說商業國營爲巧詐所包圍。私相交易，或「投機事業」令城中人稍舒疾痛，令鄉人的生活稍臻安適；鮑爾希維克政體因之顯有彈性並生氣。

冒萬險，經百難，農人終歸找着了法子；把麵菜裝在布袋 (Mechok) 携到城裏。賣的價錢，雖是特別的貴；然對嗷嗷待哺的城市人，幫助殊爲不小，但事實上却往往是城裏的人，背着一條口袋，到鄉下去找他的生活必需品。「背布袋底人」(Mechetchnik) 就是現在俄國人底模型。

靠着私下交易，農民因得他所需要底布匹傢伙，得不着頂需的東西；就要玩具寶石，莫斯科周圍數百幾洛米達之地，農民住房 (Izbas) 裏，漸漸就收有數世來城裏人積的財貨。

「投機事業」，常人雖謂之騙詐；然忽生於法令嚴峻之際者；因為處於現在經濟狀況，他適合生活之須要。故謂之為共產政體之調節器，亦無不可。

三、談到鮑爾希維克的政體給俄民造的禍，連聯想到城裏底人，因為他們受的罪頂大。在俄國城裏，雖然有私下交易以維持生活，除非是蘇維埃底官吏（工人可以看做是實在的官吏）、沒有法子可以過活；而並且就是官吏，也有不能一飽的。鄉間居民受穀物之徵查固然，他們慨嘆用他們的穀物，換不到衣服、馬蹄鐵、鹽釘之類，也是真的；但是除掉北幾省底人民，靠着收的穀物，自給都非常容易。總而言之，俄國農村，均足自養；在大地上，他恍若一小世界，可以離大地而獨存。從一九一七年來俄國鄉村，並沒有什麼改變；改變的只是土地底分配：大地主底地過到農民手裏罷了。

想到在俄城裏人數，僅佔全國人民百分之十五；就覺得他們受的罪雖大，究與公衆治安沒有什麼大的影響。足以維持鮑爾希維克政體存在者。

要在俄羅斯爲農業國，並人民委員干涉鄉村日常生活比較得少。再者農業不但居俄國國民經濟之首席，他的耕種法，更較爲古老；資本主義之傾頹，他並不受什麼波及。這個地方的耕種法，是「廣田制」，自從大地主底土地轉到農民手裏，一班農民底生活，視前更爲闊綽。簡言之，資本工具之毀棄，俄國足以當之，而並不至有什麼大的騷擾，因爲他的經濟生活幼稚得非尋常，只要有不甚發達的資本主義就可以過去了。

鮑爾希維克的政體，已實行社會的復古了。這句話雖然含有不合公論之意；然自有其存在底理由。並且敢說：這種退化越明顯，俄社會就越安於鮑爾希維克的政體；這種政體，就越趨於鞏固。一九二十年八月二十八，爲蘇維埃底最近人口調查，城市的減少，瞭如指掌，城中居民，較前減少百分之四十；在莫斯科，減少的數目竟達百分之四十五；在彼得格勒，並且到了百分之七十一。我們已經說過城市的痛苦，於全國治安沒有什麼關係，這點關係將來還要減少。

至於鄉下，沒有工業製造品，就尋出別的「退化」辦法，漸漸的安於現下政體。工業不出布，農婦就拿出她們的綿線螺。煤油到不了鄉村，松脂底火把就重放光輝。簡言之，鮑爾希維克的政體，人往往以爲超過滯於富人資本主義底西方；其實分析到最後一點，他最明顯的成績，只是社會的最大「退化」。

附錄

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底第四年，似應以鮑爾希維克的政治根本變化區別之。列寧曾經宣布俄羅斯革命，不成爲世界的，必歸於失敗；故能否普及世界爲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底生死問題。但是在一九二十年之間，人民委員應能明白西歐決定反對他們的宣布。他們腦筋裏，現在只剩了世界革命底希望。爲謀鮑爾希維克政體底生存；爲謀他活到順利之日，能在歐洲任何部分，燃起社會革命之爐；「只有不惜犧牲一切」。爲革命主義

犧牲之精神——同萬物都有「保持生命」之傾向相仿——令鮑爾希維克的委員維持在位底權力。

想着「繼續」，就要顯然給與民衆許多的利益；尤其是要拋棄穀物之徵查；篤言之，是要將強徵穀物制減爲很輕的穀物單一稅制。倘若這個實行了，又怎樣養活城市底工人、赤軍底隊伍呢？想着教鄉裏人心情願意拿出食品，要有東西來同他交換。本國工業，既幾乎催殘淨盡，即不得不求諸國外。那麼國際貿易又成一種需要了。一年之前，列寧曾昌言道：「我看不出像我們這樣的共產社會同資本主義的國家相往來有什麼矛盾底地方。我們願意接收他們資本的車頭，並他們耕種的機器，以我們社會的麥子、細麻，與之交易，爲什麼他們還遲遲不肯呢？社會主義者底麥，比別的麥並沒有特別的味。」

但是現在列寧已不能拿着麥給西歐了。清償之法，不得不另謀途徑。對於英意斯康笛挪維之輸出者，蘇維埃政府起初是用金銀、玩物、股票——

他的來源，還不甚清楚。然而這種規定，是有限制的。所以鮑爾希維克的政府，又不得不反共產原理向外人建議，以俄土上的森林礦產，租於他們作爲清償。那麼？資本主義底小島，在共產俄羅斯底海洋裏，將又要展布了。

(一九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蘇維埃政府這樣送給外商的，是全國民族所有的財產。俄帝國底舊債權人——頂重要的是公債票和有擔保的股票——對於這種減少擔保的勾當，都十分反對。在這點上，法國小公債票家底利益，同巴黎裏城商人底利益，顯相衝突。就從這裏，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底英俄通商條約底意義，至少總能明白一部：在喬治路爾德——英相——後邊，在米勒蘭——當時法總統——後邊，有民族財政經濟之利益。這兩個政府，都是實在的「代議政府」。

還要明白的：就是鮑爾希維克派底委員，認爲這種改造，是暫時的；將在實際上，不論他們怎樣是不是確定的。一方面雖然漸漸的限制共產

主義；一方面俄民還守着當今政體底幾個要點；不但土地之收沒已成爲一種確定的事實；就是合俄民心意的、即令鮑爾希維克主義自己傾倒或能存在的蘇維埃階級、也成爲一種確定事實、並非不可能。一九二一年三月之間、渴轟斯打特(Cronstadt)之反叛喊道：「推倒共產主義！蘇維埃萬歲！」只消明白上述的道理、並不像初聽見時候覺得那樣的矛盾。

誠如道葛維爾(Tocqueville)云：某種政體動搖最高試驗之時、也就是他起頭變化之時。那麼？決定的時候到了。他有無生存於這種環境改造中之精神和伸縮性；將來從恐慌中出來更爲活動。他是否就衰到僅靠一點習慣力去維持這種田地、甫經修改、即全屋傾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新建的政體能否變化而不至於死將來自能顯出。

